

自杀的故事

——皮兰德娄短篇小说选

厦大六同人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新世纪万有文库
新世纪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杀的故事——皮兰德娄短篇小说选/厦大六同人译.
-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1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4辑·外国文化书系)
ISBN 7-5382-5295-9

I. 自… II. 厦…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意大利-现代
IV. 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7068 号

学术策划	王 土 林 夕 柳 叶
文库工作室	俞晓群 杨 力 马 芳 刘国玉 王之江 柳青松 袁启江
总 发 行人	俞晓群
责 任 编 辑	马 芳 李忠孝
美 术 编 辑	谭成荫
封 面 设 计	郑在勇
责 任 校 对	刘 璠
出 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发 行	辽宁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8.125
字 数	182 千字 插页 1
印 数	1—3 000 册
定 价	9.70 元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四辑弁言

在《新世纪万有文库》第二辑弁言里，我们提出十二个大字为“据以继续行进的座右之铭”：不求显赫一时，但愿传诸久远。两年来，大体上在循这方向工作。

据专家研究，当年王云五先生策划《万有文库》，雄心是要通过这套丛书，使得任何一个人或家庭乃至新建的图书馆，都可以通过最经济、最系统的方式，方便地建立其基本收藏。对于云五先生诸如此类的雄心壮志，美国的《纽约时报》曾有论评，说他是在“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子弹”。对于当时战火遍地的中国，这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举措。诚如专家们所说，这可能是旧中国的年代里，“在界定和传播知识上最具野心的努力了”。

对于今天的中国，吾辈有幸，已经不复再有书本与子弹之间的选择。但是在人生的历程中，选择终将存在。我们师法先贤，着眼现实，把当今出书的选择重点放在久远，而非一时。我们希望，在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期急待造就新的公民的过程中，这套书能起到一种基本资料的作用。读者在这里，不大可能发现新潮奇思、时论近说，更不会见到种种足以刺激当代人感官的精神“子弹”。我们希望提供的只是一种真正的“书本”，那些经过历史的久长考验、几世代读者的不断考诂，因而得以积淀留存的

“书本”。在今天做这工作，不免有“老掉牙”之讥，而由我辈过去并无很多历史积累的非王牌出版社行之，更有汲深绠短之叹。但是，据我们浅见，造就一代新民，在众多英豪前瞻未来之余，实在还需要研读旧籍陈典，了解历史故实，掌握前人经验。人类之所以有“书本”一物，其主要功用之一，不正在于此乎？！

按此设想检视，传统文化、近世文化、外国文化三部分，第一、二部分大抵可以仍旧，第三部分则今后需更多侧重历史典籍，及其相关资料。当今满城争说新世纪之际，我们却一再奉劝读者，何妨返顾已经过去的近一二个世纪的世界，看看当年域外诸景，也许对于方今之决策，不无裨益。因为终究来说，我们在新世纪来临之际，也许会想到，中国或许还有一些功课要补做——为了以后更伟大的未来！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

关于皮兰德娄及其作品

加 洛

路伊吉·皮兰德娄是本世纪二十年代意大利著名的剧作家，小说家和短篇小说作家，也是荒诞戏剧的先驱之一，1867年6月28日出生于西西里岛阿格里琴托城一个做硫磺生意的商人家庭，先后在帕勒莫大学和罗马大学学习，后来进入德国波恩大学研究文学和语言学，1891年在该校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892年回国后，即在罗马女子师范学校执教，此期间，他与波杜兰柔结婚，妻子是他父亲生意上的有钱有势伙伴的女儿，是个大家闺秀，他们生了三个孩子。这桩父母之命的婚姻使皮兰德娄获得经济上的自由，从而使他能够专心于写作。此时，皮兰德娄已出版了一本诗集，后来受西西里一位短篇小说家的影响，开始创作散文，在这方面他充分表现出自己的天份。1903年由于一场矿区塌陷，他父亲与他妻子的资金大大受损，皮兰德娄因此濒于破产，几乎自杀，他妻子也发生精神错乱。这迫使年轻的皮兰德娄不得不为了挣稿费而拼命写作，这时期他连续出版了大量短篇小说和几部长篇小说，其中包括著名的《已故的巴斯卡尔》。他写的短篇小说集，均取名为《一年的故事》，他希望能写它三百六十五篇故事，但最后实际写完的是二百四十五篇，计十五卷。这些短篇小说成了他后来创作戏剧的原型素材。他的戏剧创作很早就开始了，但都没有获得令人瞩目的成功，直至五十多岁以后，他才以《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1921年)赢得世界声誉，翌年他又以《亨利四世》(1922年)登上了他戏剧创作的最高峰。1925年他在罗马建了一座剧院，他的剧团到西欧各大首都演出，后来去了阿

根廷、巴西和美国。此外,皮兰德娄也从事电影创作,1930年意大利的第一部有声电影《爱之歌》就是他的短篇小说《在沉默中》改编而成的。1934年他前往斯德哥尔摩去接受诺贝尔文学奖,1936年12月10日在罗马突然发病去世,终年六十九岁,完成了他一度戏言的“在这个世界上无可奈何的旅居”。

早期,皮兰德娄的小说,无论是短篇还是长篇,大都是写实主义的,主要描写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意大利西西里风土人情和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状况,有反映下层人民的贫穷落后与悲惨遭遇,有揭露上流社会的虚伪与罪恶以及宗教势力的黑暗陈腐。1901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被遗弃的女人》就反映了这方面的诸多社会问题,小说描写的是十九世纪以来一直热衷的题材——通奸,这种社会伦理道德观念破灭的普遍现象,具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在他早期的作品中,皮兰德娄侧重于表现人物的内心活动与感受,笔触细腻、深沉,这与作者本人的早期经历不无干系,一连串不愉快的事情接踵而至,先是商业上的破产,接着是妻子发疯,后来是儿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了战俘。个人的不幸与大战后的社会苦难结合在一起,因此,他这时期的作品常常很难分清是描述个人的经历或者是小说主人公的活动。有人说他这时期的作品是主观主义的,但不是自传式的。这种评介,不无它的根据与道理。

1904年以后,皮兰德娄在创作观点上发生比较明显的变化,他的另几部长篇小说,如《已故的巴斯卡尔》(1904年)、《老人与青年》(1908年)以及其他一些短篇小说无不表现出这种观点:人的客观世界和自我世界都不是单纯如一的,而是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无法预测的,因为在机械自动化的制约下,人的自身自由已被剥夺殆尽成了一具无可奈何的傀儡,进而人被异化过去了,因此,艺术再也无法局限于真实地描绘现实。这一观点,在《已故的巴斯卡尔》最具其代表性,小说通过巴斯卡尔几次易名,用“假身份”游离于虚幻与现实之中,最终仍旧得不到一席安身之地,从而说明在充满着荒唐、虚伪与邪恶的社会

生活中，人只能戴上假面具四处周旋，真实的东西在虚假面前反而成了荒唐，而虚假的东西却被奉为真善美，面对这种畸形的社会现实，人性被扭曲了，必然要做出一些荒唐、怪诞的行为来。这部小说的主题，为以后皮兰德娄创作一系列戏剧奠定了基础，并赢得了世界声誉。

皮兰德娄的戏剧创作始于十九世纪末，大多是独幕剧，主要剧作有《闭幕词》（1898年）及以后的《西西里柠檬》（1911年）、《医道》（1912年）、《三思而后行》（1916年）和《利奥拉》（1917年）等，但都没有获得令人满意的成功。这时期的作品，仍然囿于西西里的背景基调，但他的创作思想也即表现“真实”与“假面”的冲突已经开始显露出来。1921年他的《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成了他的荒诞剧的首创，剧作的特点是戏中戏与戏剧本身融为一体，虚构的剧中人随着剧情的发展，在舞台上表现为真实的事件。藉此，作者向人们揭示这样一个哲理：现实是由一系列的幻影所组成，人的“自我”也同样是一系列的幻影，人就是活在这种迷乱、荒唐之中，因此现实生活也就变幻莫测。皮兰德娄赢得荒诞剧最高声誉的是1922年他创作的《亨利四世》，该剧主题仍然是表现真实与虚假的冲突，演的是一名青年绅士遭人暗算而失去理智，自命罗马皇帝亨利四世，十二年后当他清醒过来企图恢复原来的生活时却再也不可能了，他只好装疯卖傻，带上“假面”，永远过一种悲剧式的生活。在这部戏剧中，人被异化达到了极限，原先是真疯，后来是假疯，人们处在这种畸形的现实生活中，最后只能采取自杀的手段来使自己摆脱腐败、自私、愚昧的阴影，永远离弃这个罪恶充斥的世界。皮兰德娄通过这种荒唐离奇的手法使戏剧情节的发展近乎不合情理，夸张到令人难以置信，却达到了强烈的戏剧效果，这就是他的戏剧与众不同的最大特点。1922年他还写了一部叫做《裸体》的剧本，是反映中产阶级为背景的，主人公最后被迫自杀，与《亨利四世》所揭示的哲理是一致的，成了姊妹篇。

皮兰德娄认为戏剧本身应当是艺术形式的观念的具体化，这一观点在他的戏中戏三部曲中的《各行其道》（1924年）和《今晚我凑合》

(1930年)都充分地体现出来。他的另一组三部曲《新殖民地》(1928年)、《拉札罗斯》(1929年)和《山精》(于1937年他去世后才面世)所展示的场面已不单是局限于一些有着一般经历的具体个人,而是延伸到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山精》虽然是一部神话剧,但却标志着皮兰德娄整个剧作发展道路的最后阶段。

贯穿着皮兰德娄所有作品的主题,几乎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点,就是“自杀”。这一主题之所以使他如此兴趣,在他的长篇小说、戏剧、短篇小说,直至诗歌与论文中一再表现出来,究其原因,不难看出作者所处的时代环境及个人经历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首先,应该看到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西欧发生巨大的社会动荡,涉及到政治、经济以及文化领域,一个新的时期即将到来,旧式的社会结构在逐步被淘汰,不稳定的因素越发严重,被描绘成社会危机。处在这种所谓“乱世”时期的人,感到不公正的社会习俗在败坏人的个性,并玷污着人际关系,因此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人们常常采取自我毁灭的办法来求得自我解脱,这一风气一直盛行到本世纪三十年代初。这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必然引起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的关注,皮兰德娄也不例外地对这个问题十分注意,他的作品集中反映这一问题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皮兰德娄的哲学思想和个人经历也是他在作品里集中表现“自杀”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的人生观基本是忧兀阴暗的,他信奉的是一种退隐哲学,认为真理是相对的,现实只不过是一场不断变化的恶梦,人不是成了虚伪社会与命运无常的猎物,就是成为自欺欺人的牺牲品,人们对此无能为力,只好自杀。他从小就孜孜不倦地阅读大量世界名著,从古希腊到古罗马的斯多噶派著作,从莎士比亚、陀斯妥也夫斯基到莫泊桑、福楼拜等人的作品,这些大师作品中有关“自杀”的理解与描写,对他无不产生潜在的影响。但丁的《神曲》第八篇中关于“自杀”的诗行,常常被皮兰德娄在作品中所引用。他的作品被认为是自传体,从这些作品中不难发现与他个人经历有着颇为干系的一些痕迹。年轻时皮兰德娄在家乡有一次出于好奇溜进停尸房去看一个自杀的人,出乎意料,

他却看到一对男女在那里做爱,及至后来他与表妹的婚事失败,这一切都影响了他往后对爱的理解带着病态心理。后来他又亲眼目睹了一个朋友的自杀过程,以及他在波恩求学时的初恋情人的继父自杀经过,这些在他的两篇短篇小说《莱茵河的圣诞节》和《日出》里都有所反映。

基于上述原因,皮兰德娄往往被理解为悲观主义者,因为在他看来,生活极其不公正,人与人之间也极其不公正,自杀是人们对生活的爱与恨的表现,在他的笔下,自杀成了一种自卫的武器,一种向命运挑战的悲剧式手段,失败者的最后求助办法,可以从此逃离比死更痛苦的现实生活,应该看成是个人的胜利。因此,他描写的自杀原因与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因为逃避债务与破产,有的是因为精神崩溃;有抗议社会不公正的,有不堪孤独的;有的为爱,有的为恨;自杀者有的是在室内,有的是在户外,有的甚至是在公开场合,但都是在一个比较合理的环境下进行的;自杀者有男女老少,有贫贱富贵,他们采取的方式有的开枪、有的割脉、有的跳楼、有的上吊、有的服毒、有的投海,总之,通过这些人的行为,皮兰德娄不仅把自己的哲理思想和心理原因融化宣示出来,而且把世纪之交的社会病症也都捕捉进来了。

然而,必须提及的是,尽管皮兰德娄的作品充满自杀的气氛,作者在面对这些人的不幸遭遇时还是充满着同情的,在处理这些人物不可避免地走上自杀之路时,他常常不失幽默地给主人公的行为加上一些喜剧式的情节与讽刺的气氛,让读者在读完作品之后,不致产生心理压抑和悲伤情绪,这一点可以从《太阳与阴影》中得到例证。说明皮兰德娄在处理这类题材时其艺术手法达到了相当完善的境界,使人感受到一种审美的愉悦。

本集作品是从不同年代出版的《一年的故事》中选译出来的,《太阳与阴影》(1896年),《日出》、《黑围巾》(1900年),《这等于2!》(1901年),《刺进标记图》(1904年),《在寂静中》(1905年),《旅行》、《标本鸟》(1910年),《孤独者》(1911年),《死亡陷阱》、《弱智者》、《渔樵》(1912年),《单独一个人》、《长衣》、《坎德洛拉》(1913年),《痛心之时》、《米歇

丽娜姑姑》(1914年),《一无所有》(1922年),《想法》(1934年),《挑战》(1935年)。希望通过这本小集子的出版,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从事外国文学翻译的高手们的兴趣,进而向中国读者介绍这位意大利大师更多更有代表性的作品,使他不致在中国读者当中太陌生,给他应有的一席之地。

1998年6月于厦大北村

目 录

关于皮兰德娄及其作品

加 洛

太阳与阴影	加 洛 译	1
日出	杨仁敬 译	17
黑围巾	杨仁敬 译	27
这等于 2!	杨仁敬 译	58
刺进标记图	陈敦全 译	68
在寂静中	陈敦全 译	77
旅行	陈敦全 译	102
标本鸟	黄水乞 译	120
孤独者	黄水乞 译	130
死亡陷阱	黄水乞 译	140
弱智者	黄水乞 译	149
渔栅	黄水乞 译	159
单独一个人	吴依侖 译	167
长衣	吴依侖 译	175
坎德洛拉	吴依侖 译	189
痛心之时	杨信彰 译	198
米歇丽娜姑姑	杨信彰 译	207
一无所有	杨信彰 译	218
想法	杨信彰 译	231
挑战	杨信彰 译	236

太阳与阴影

1

在这条环绕旧市城墙的长街上，树叶枝桠相互交织成一道精致的绿色拱廊，月亮时不时从枝缝里出其不意地露出脸来，似乎正在告诉人们，一个巨汉会在这种非常的时刻从这险象丛生的黑暗中冒出来。

“是的，我可是看见你了。”

他似乎真的被人发现了，于是这个人停了下来，伸出一双大手拍拍胸膛，叫道：

“是我！就是我，我就是修纳！”

他头顶上的树叶全在瑟瑟作响，听起来像是在互相低声又肯定地叫着他的名字：“修纳……修纳。”这些树叶似乎与他多年相识，深知他在这个时刻孤独一人在这条陡峭的长街上踽踽的原因。它们不断地偷偷低声细说他的事情，他干了些什么……
吱吱……修纳！修纳呀！

他转过身来，朝幽暗的长街窥视着，鬼蜮般的月光摇曳闪动，似乎有人在溜达……吱吱……他继续走着，双手放到背后紧握着。

悄悄地……两千七百里拉，他从烟草仓库里偷走了两千七百里拉，就这样他犯下了……吱吱……贪污罪。

明天警官会找上门来说，

“修纳，丢失了两仟七百里拉。”

“是的，没错，警官先生，是我拿走了。”

“你拿走的？这怎么可能呢！……”

“就用两只指头，警官先生。”

“噢，真是这样吗？好呀，修纳！你拿走这笔钱就像在擤鼻涕那样吗，呃？好啊，我可得祝贺你啦，不过，如果你不介意，请跟我上局子去一趟。”

“噢不，亲爱的先生，请你原谅。我可是十分介意的，喂，倘若你同意，明天，鄙人修纳将乘车到海边去。在下将自己投身大海，胸前会挂上两枚1860年的勋章，脖子上会像鸟的肩羽那样缠着十公斤重的称砣。死亡可不是件好事，不知它会把你带到哪里去，不过修纳已经活够了六十二年的窝囊日子，死也不能进监狱。”

两个星期来，他老是个儿嘟囔着这些古怪的话，而且还扮出一些妙俏的姿态与动作来，他所有的朋友和熟人都拿他的奇怪又好笑的动作与谈话寻开心，他们像隐没在树缝里的月亮那样，时不时会在他的自言自语中冒出来。

“为了你，尼科里诺！”修纳在心中接着对他儿子说：“为了你我偷窃了！不过别以为我后悔了。有了四个孩子，天呀，四个在街上的小混混。而你老婆，尼科里诺，她干什么来的？什么也不干，光会笑，光会一再怀孕。四加一等于五，这个该死的女人！老是生、生、生，生出一群小修纳来增加这个城市的人口！既然贫穷使你得不到任何满足，只好一直生崽子了，我的儿！明天那条吃掉你老爸的鱼也许就得用来喂你和你那几个崽子们。但愿海港那些渔船天天给我的小孙子们带些鱼去吧！”

这个想法，认为鱼负有特殊使命的想法，此时正涌现在他的脑海里。几天前，他还一直被另一个主意困扰着：

“毒药！毒药！最好的死法！一小粒就足以了结此生！”

他通过一个在药剂行里的帮手弄到一小包砒霜，并且把毒药藏在衣袋里带去教堂做忏悔。

“只要蒙受天恩，就是死得其所。”

“可不能用毒药呀，”他又说：“太折腾了，人毕竟是懦夫，会大叫救命的，倘若有人救我，怎么办？不，不，还是投海好些。我胸前的勋章，还有挂在脖子上的称砣，然后——扑通一声！不过我可是一个大肚皮的，老兄，到时候会成为一个加里波的分子的浮尸，一种新的鲸鱼品种！来吧，修纳，告诉我，海里有有什么东西？有小鱼，修纳，它们可是饿极了，正像你在陆地上的那几个小孙子一样，也像天上的小鸟一样。”

他想明天就设法找一辆马车出发，早上七点钟，乘着清晨的凉意，他要上路了。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达海边，八点半一到——再见罗，修纳。

他沿着大街边走边构思要留下的遗书。写给谁呢？给他妻子这可怜的老太婆？或者写给儿子？还是哪个朋友？不，他跟朋友没什么好说的！哪个朋友曾经帮助过他？老实说，他也从来没要任何人帮忙过，也正是这样，他早就料到谁也不会可怜他。这就是证明：两个星期来，城里人人都只看着他像只无头小鸡到处转悠，就没有一个会拦住他问声：“修纳，你出什么事啦？”

2

第二天早晨，女佣人准时在七点钟叫醒他，他对昨晚一夜好睡感到惊奇。

“马车来了没有？”

“来了，先生，就在楼下等你。”

“就来，喂，露莎，我的鞋！慢点，我得先开门。”

他从床上爬起来找鞋的时候，突然又想起了昨晚他把鞋子

放在门外让女佣人擦亮。似乎他应当郑重其事地穿着亮锃的鞋子到另一个世界里去。

当他走到衣橱前时，再次感到诧异，因为他想拿他短期外出时常常穿的上衣，好把他那件稍微新一点的“进城时才穿的上衣”留下来。

“我要留给谁呢？”

说穿了，他现在内心里似乎还不太相信自己会很快就了结此生。睡觉……鞋子……上衣……

嗨，瞧！他此时正在洗脸，正对着镜子像往常一样细心地打着领结。

“怎么？难道我在开玩笑不成？”

不，已经留下一封信了。他把它放在哪儿？就在他床头桌的抽屉里，对了，就在那里！

他看到信上写着：“给尼科里诺。”

“我该把信放在哪儿？”

他想把它放在枕头底下，这正是他最后一次把脑袋搁着的地方。

“放这个地方他们比较容易发现。”

他知道他的妻子和女佣人在中午之前是不会来收拾房间的。

“到中午还有三个多小时……”

他还没把话说完，就转过身来四处看看，似乎在对他即将永别的一切东西说声再见。他把床头那个因年长月久而发黄的象牙十字架擦了擦，然后脱下帽子跪了下去。

然而，他确确实实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

一夜浓睡的痕迹还残留在他的鼻孔和眼睛里。

“天呀！……老天，”他终于叫了出来；突然感到沮丧。

他用手使劲地拍一下额头，想起马车正在楼下等他，于是急

忙冲了出去。

“再见，露莎。告诉他们天黑之前我不会回来。”

马车丁当响地穿过市区，(那个笨蛋车夫居然在马身上系些铃子，似乎要到乡下去赛会，)此时修纳在清新的晨风中，那油然而来的喜剧情绪一下子让他清醒过来，他想像着本市乐队的音乐家们，头戴羽绒帽子迎风飘颤，正紧追在他后面，他们对他叫着，向他作手势，要他停下来或跑慢点，因为他们正准备为他奏一曲挽歌，然而由于他们只顾在他们后面拼命地追，也就无法为他奏挽歌了。

“非常感谢，再见罗，朋友们！我宁愿没有挽歌，这些悦耳的铃声和车窗玻璃的震声我就足够了。”

当他们走过市区近郊的房屋时，他的心胸一下子开阔起来，村庄像一片金色的麦浪在浮动荡漾，到处是杏红树和橄榄树在摇摆轻舞。

在他右边，他看到一个农妇带着三个孩子正从角豆树后面走出来，一时间他凝望着那株低矮的大树想道：“真像母鸡在保护小鸡，”他向那株树挥挥手表示告别，他此时的心思就是要向一切东西作最后告别，丝毫没有悔恨，好像他此时此刻所感到的快乐可以用来回报给这一切东西似的。

马车艰难地在泥土路上前进着，路越来越陡了，路上一行行的大车来来回回。他以前从未注意过那些拉车的驴子挂满饰物，这时候他才注意到了，似乎这些驴子身上装饰的五颜六色的饰物和色带是为了欢迎他的。

在他的左右两侧，到处可以看到一些瘸腿的乞丐，他们正坐在碎石堆上，他们有的是来自海边村庄要去山顶城镇的，有的是从山下要去海边的，为的是乞讨一个硬币或者一块某个特别日子要尝给他们的面包。

这些人的情景使他伤心，他突然想邀他们上车来与他同行。

“让我们一道欢乐吧！一道欢乐！一道投身大海！全车光是一些绝望的家伙！来，来吧，伙计们！上车吧，上车！生活是美好的，我们不该为眼前的这一切而烦恼。”

他竭力克制自己，以免在车夫面前露出此行的真正目的。他对刚才想邀全部乞丐上车同行的想法，不觉又笑了起来，似乎他们真的就在他身边，然而，一路上每当他看到另一些乞丐时，又会自言自语地重复刚才那些想邀他们上车的话。

“你们也来吧！上车吧！我可不敢收你们一个子儿！”

3

在海边村庄那里，几乎无人不认识修纳。他一走出马车就听到有人叫道：“老朋友修纳！”一下子他就被人抱住，是他的一位叫提诺·因勃罗的年轻朋友，接着他的双颊给重重地吻了两下，他的肩膀也给拍一下。

“怎么样？怎么样？什么事情跑这个乡巴佬的鬼地方来的？”

“有点小事，”修纳回答，勉强地笑一笑。

“这马车听你使唤吗？”

“是的，我租来的。”

“太好了，车夫，把马解下！亲爱的修纳，你再不舒服我也不能让你走，你的眼睛看起来有点迷糊，嘴唇那么苍白，是不是头疼了？我可以把你的病除掉，不管你患什么病，我都可以把你医好！”

“谢谢，提诺，我的好朋友，”修纳说，这个年轻人对他表示的热情使他很受感动。“瞧，我确实有件十分紧急的事要办，然后得马上赶回去。还有，我说不准，警察可能今天会突然出人意料地跑来的。”